



DANGDAI ZHONGGUO SHANSHUI
HUATAN SHI MINGJIA

当代中国

山水画坛 10 名家

周宗岱作品

ZHOU ZONGDAI ZUOPIN

主编 贾德江

●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当代中国山水画坛10名家


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宗岱作品/贾德江主编. -北京: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, 2009.6
(当代中国山水画坛 10 名家. 第 2 辑)

ISBN 978-7-80526-678-7

I . 周... II . 贾... III . ①山水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山水画 - 艺术评论 - 中国 - 现代 IV . J222.7

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7807 号

责任编辑: 陈高潮

责任印刷: 宋朝晖

装帧设计: 汉唐艺林

当代中国山水画坛 10 名家 · 周宗岱作品

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 号

邮 编 100013

电 话 (010) 64283627 (总编室)

(010) 64280399 (编辑部)

(010) 64280948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64280045/3630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制 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 × 965 1/8

印 张 8
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~ 3000

书 号 ISBN 978-7-80526-678-7/J·595

全套 10 本定价 480.00 元 (每本 48 元)

目 录

宗岱笔记	庐山写生 / 31
周宗岱 / 1	湘楚清秋图卷 / 32
师龚贤笔意 / 1	河曲楼子营 / 34
湘东之忆 / 2	牯岭小景 / 35
湘西山寨 / 3	岁月如流图卷 / 36
山之象 / 4	西巘人家 / 38
山寺 / 5	艰难的生存 / 39
山行印象 / 6	炊烟 / 40
拟黄宾虹笔意 / 7	峻岭 / 41
小山沟 / 8	瑞雪图卷 / 42
记写湘山 / 9	杨堤北望 / 44
山居 / 10	秋色绚丽 / 45
幽谷 / 11	雪茫茫 / 46
丘陵无尽 / 12	秋崖积翠 / 46
恣笔纵横 / 13	文殊台下 / 47
巍巍武陵 / 14	翠壁流泉 / 48
山里人家 / 15	湘楚清秋 / 49
高秋图 / 16	巉岩苍松 / 49
拟柴丈笔意 / 17	清凉台上 / 50
雪茫茫 / 18	峨嵋金顶 / 51
江滨雪霁 / 19	忆旧游 / 52
湘山情意图卷 / 20	重峦密峰 / 52
欲雨 / 22	雪霁 / 53
暮色苍茫 / 23	宝峰湖遇雨 / 54
金顶枯松 / 24	南岳写生 / 55
云岗石窟 / 25	河曲香山寺 / 56
碧嶂千重 / 26	初写黄土高原 / 57
黄山绝壁 / 27	秋 / 58
黄山薄刃峰遇雨 / 28	秋雾 / 59
索溪峪纪行 / 29	
阳朔写生 / 30	



◎ 师龚贤笔意 2007年 纸本 243cm × 69cm

在中国，文人画独领风骚的时代已成过去。因为文人画的社会基础——文人，作为一个居支配地位的阶层已不复存在。

“文人”不等于“知识分子”。

就艺术领域而言，“文人”是一种审美趣味的界定，而不是专业知识的界定。“知识分子”，可以是专业知识的界定，却不一定就是审美趣味的界定。

中国画将日益被市场所主宰。当然，文人画仍然是其中一个式样。对于画者来说，文人画仍是宣泄自己的一种好形式。

谈中国画，评价中国画家，总是谈“笔墨”。“笔墨”何所指？就是画中的线和点，当然，也包括见笔的大块点拓。线与点都是用毛笔蘸墨（水）在纸上写成，它包含了画家用笔、用墨（水）的全部天分和功力，也表达了画家的学识和美学观。柔软而有弹性的毛笔，蘸上水分或多少的墨，在纸上竟然有无可比拟的表现力，它能表达种种对象的形与质，写成种种形象与气韵，抒发种种情感与趣味，还表现出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。这种表现力，千千万万中国书画家历经两千年，世世代代地努力采掘，仍然不见枯竭，未有尽头！

写意画中，构图、造型、命意，都可以抄袭，仿不像，可以摹，乃至用电脑技术放稿。然而，大师们的笔墨是学不像的。在生宣纸上，无论如何，你这一笔不能是大师那一笔。纵然练习多年，也有功力的差异、天性的差异。

天性这个玄而又玄的东西，就是实际地存在着，他是娘肚子里就决定了的，是基因的一种属性。这人秀，那人拙；这人雅，那人俗；这人媚，那人豪，往往终其一生的努力，不能改变，到处表露出来。后天的努力只能增损，不能改变。

后天有具体决定的作用。比如书法，你入手是写帖还是写碑？写哪家门派？是否已经定了性？定了性，往往也很难改变。

此人的先天和后天，怎能和那人的先天、后天完全一样？因此，一个人用笔的习性就像早已编好程序一样，怎么起笔、落笔、行笔，一切都显露出此人的动作密码。故而，侦破有“笔迹学”，即使犯罪者有意背离自己的习性，仍然要露出马脚来，而为高明的笔迹学家识破。

学大师的画，最难在笔墨。识破伪作的大师画，笔墨是第一关。款识书法的真伪，比画更好识别一些。

写意画的笔墨，相当于文学的语言，声乐的唱腔。文学的故事、结构、情节易抄袭，语言学不来。歌唱家、戏曲家的节目与唱法可以接过来，音色学不到。

中国画拿文学相比，题材、章法犹如故事情节，笔墨则如语言。章法与情节可学、可借用、可摹仿，笔墨与语言则难学、难摹仿。

读小说，初读情节作用大，读第二遍、第三遍，情节都熟了，不再给人以惊喜和刺激，便不再起作用了，引人入胜的只能是语言——美妙而内涵丰富的语言。

读画，最耐咀嚼的、最引人入胜的只能是笔墨。

语言无味，越读越厌。

笔墨无味，越看越烦。

吴昌硕与齐白石的线，都高居于笔墨的顶峰，沉厚、雄健、伟岸，表达出一种源自金石的美。

然而，齐白石用单笔，力强而明确；吴昌硕用复笔，每每几笔组合成一根枝条，表达的趣味丰富而又美妙，更有种玄妙莫测之感，这是他高于齐白石的地方。



◎ 湘东之忆
2007年 纸本 241cm × 69cm

这种玄之又玄的线条在他晚年所作的白梅、紫藤、桃枝等处最常见。《珠光》一图，2004年10月我曾在杭州孤山的展出中看到，其盘空绞结的虬枝，令我着迷，久久不能离去。黄宾虹、潘天寿的作品就在同一个展厅中，我也无心去看了。

对我来说，只有随心所欲、信笔画来，才是最愉快的作画过程。我从来不愿意按照写生稿和资料作画，也不肯打草稿，总是让孕育于心中的形象流出来。

心中的形象从哪儿来？常常观察天地万物，常常读艺术作品，常常想一想怎样在纸上画出来，心中怎么能不孕育一些形象呢？古人说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
信笔画来，就是苏轼写文章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一类。

读画家的画集，每有一些有意味的信息。

齐白石、黄宾虹的画册中，常有不成功的、率意的作品。白石老人卖画，“十指养上下三十余口”。天天画，每天好几幅。成名之后，求画的人多，他老人家不论好歹，统统卖出去了。后来人集成画集，如选择不精，劣作便进去了。

宾虹老人又不同。他的画格调太高，意识超前，懂的人少，生前名声不大，买画的人少。他只是以画消日，无为而为。加之年近90时白内障严重到失明的程度，只能漫尔涂鸦，常有不能成幅者，他也不一定收拾，不题署，扔在一边。逝世后，后人一古脑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。这些画，有的极精彩，无人可达其境，有的实在不成章片。

潘天寿先生完全是另一个样。他眼界高，修养好，功力深，对作品要求极严，呕心沥血，惨淡经营，即赠人的小品，亦极精严。我猜，他不成功的画也必然有，定是毁了。故潘天寿画集和他发于报刊的作品，次品几乎没有。然而，正由于潘天寿这种刻意求精的态度，他反而少有漫不经心、无为而偶然拾得之作。这是气数，文革中，潘天寿先生被整死了，才75岁。如果活到九十，他定然入拙入浑，更上一层。我为之长叹。

中国画偏重主体的抒发，故重视画家的学养，崇尚文人画家、学者型画家。而在西方，古典画派偏重对象的描绘，以技巧为重；现代画派又偏重本能的宣泄，以新鲜、刺激为重。在西方，有天才画家之称，而无学者型画家之尚。

齐唱与合唱，总是比独唱的声音更浑厚，特别是大合唱，那声

音如洪涛滚滚，如长风万里，其气势、力量，是独唱远远不可比拟的。独唱，其音质总是比较单纯、明晰的。大合唱，许多个音源，其合成效果就特别复杂、浑厚。

在绘画中，单纯的线与一遍敷色，易于明快，却不易浑厚。即使你的笔墨功夫好，也是有限度的。求浑厚，莫如积墨、渍色的多遍技法。

在四王中，王原祁是最厚的，他已是用多遍反复的皴染之法。近代，黄宾虹老人以“浑厚华滋”为要义，多层次、反复，干擦、湿染、浓焦、干淡一齐上，更加以反复用破墨、积墨之法，甚至墨上又施以石绿、石青、赭石、朱砂等石色，将中国画中的“浑厚”二字推到了极致。

多层次、多种笔墨的反复皴擦染，正如千人万人的大合唱，其浑厚效果远非单层一过的方法可比。

有的菜，如豆豉炒辣椒、子油姜、芥末之类，非常起口味，但只能吃一点点，不可以多吃，也不能餐餐吃，它强烈、刺激！

有的菜，如湘潭的矮凳子白菜，就可以餐餐吃，一大口、一大口地吃，你说它是什么味吗？恐怕不好讲。在淡淡的鲜美之中，它给你以温馨。吃后，从口舌到肠胃，通体舒服。

强刺激，只能是短时间的，偶然的。长年累月处在强刺激之中，人会短命。

温和、宁静，是时时需要的，有益于健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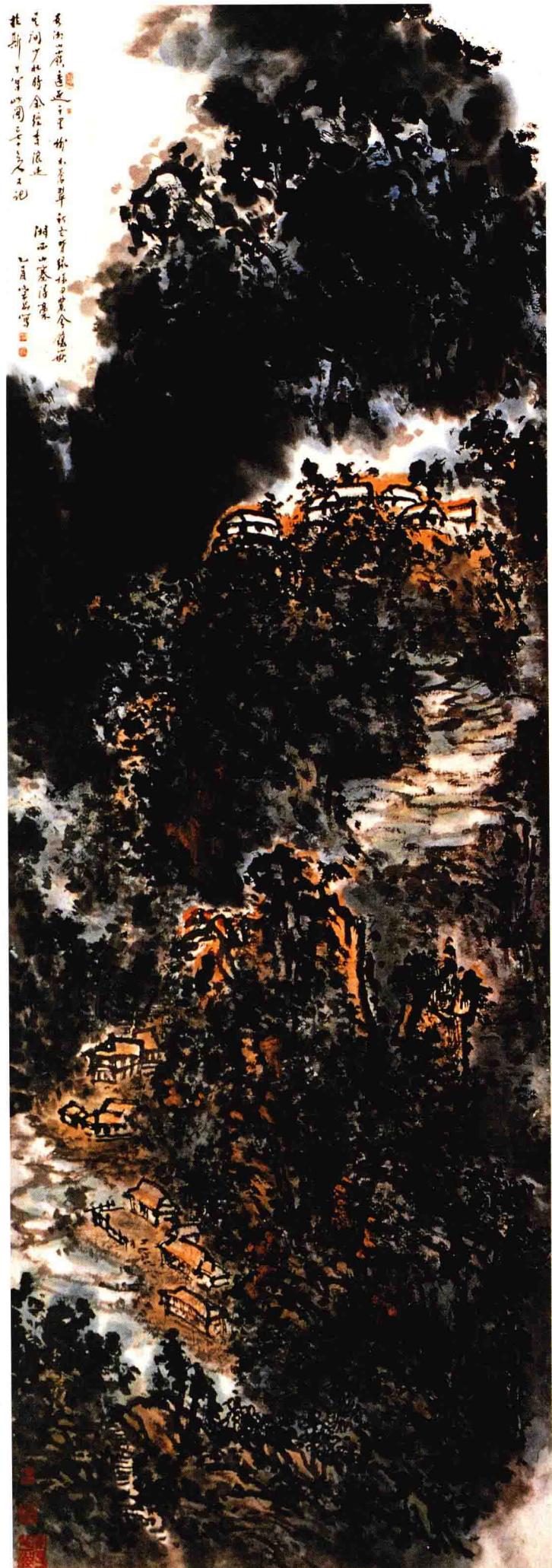
蹦迪、听摇滚之类和一些现代画派，是强刺激。古典的山水、花鸟画，大都是温和、宁静的。

万物有生命就有新陈代谢，停止了吸收营养，停止了排泄，也就是生命终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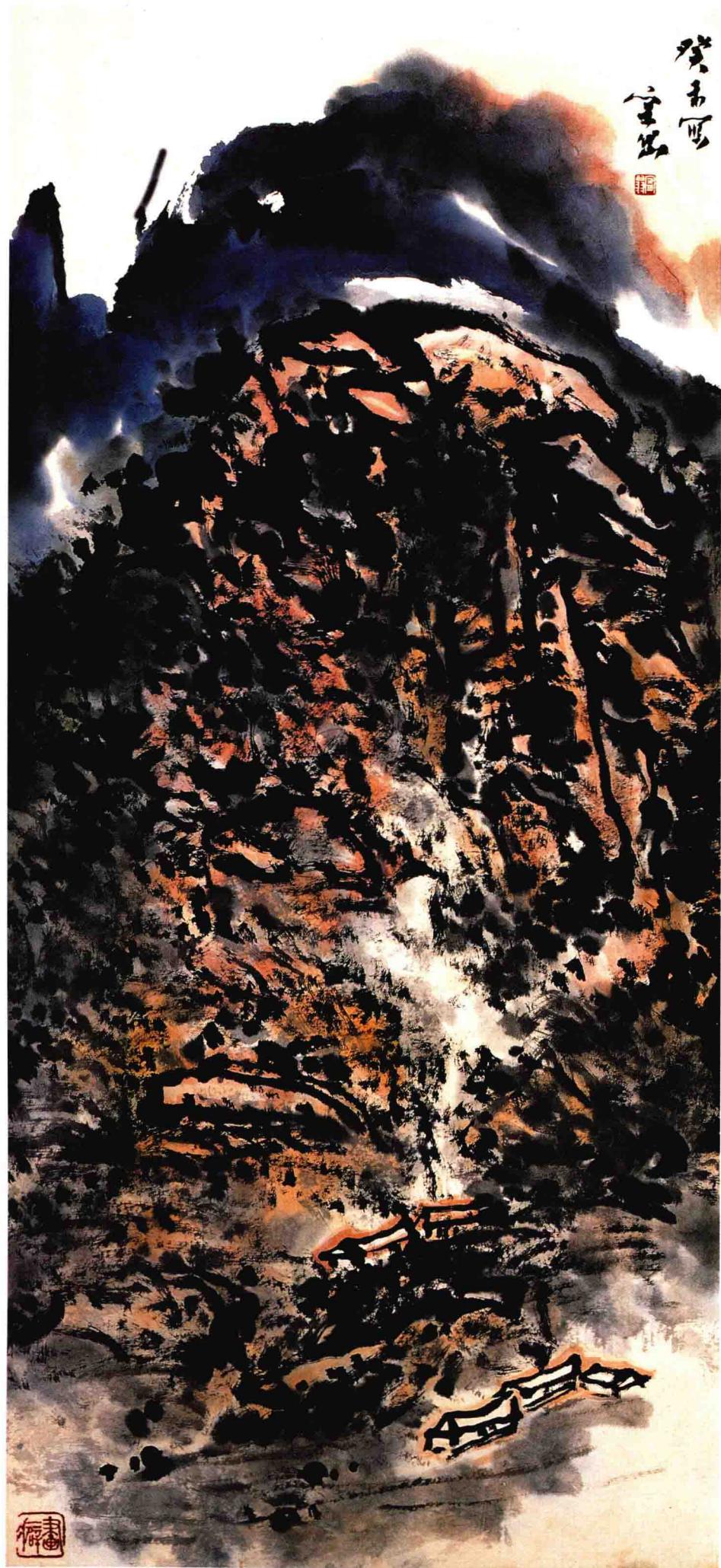
常有书画家到一定年龄就停止了吸收，停止了创造，他的艺术生命实质上就终结了。此人不会越画越好，而是老玩那娴熟的几笔，越玩越熟，越玩越油，定然会向下滑落。古人云：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！”

能不能再吸收，决定于自己的先天的可能性，古人谓之“器”。器大者，老装不满，装满了，别人无可逾越。器小者，早早地装满了，就再也不能多装一滴水。

回视一下这几十年的美术界，有早早出名，世人惊为天才，而终生到此止步者；也有人缓缓地、不停地成长。典型的例子，莫过于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这三位公认的20世纪的特级大师，他们60、70、80岁，一直在吸收、变化、成



◎ 湘西山寨
2005年 纸本 228cm × 96cm



长。这太可怕了！或曰太伟大了！故古人云：大器晚成。

画画，有人是兴趣所驱动；有人是利益所驱动。

为兴趣所驱动的人，不存在“坚持”的问题，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作画过程的享受，只要在画，就能得到。不画画，就不能享受到，他离不开这种享受。

为利益所驱动的人，有利就画，得不到利益时就不会去画。而且，他的画风必然被别人的口味和时尚所主宰，这样画，才能得利。

为兴趣所驱动的人，却可以坚持自己的画风，画自己喜欢的画。

高大的山峰，必有广大深厚的基础。未见有根基不过方圆十里、而高达数千米的山峰。大师级的画家必有深厚博大的根基。

吴昌硕首先是了不起的篆刻家、书法家，然后才挟其深厚的金石书法根基致力于画。

黄宾虹是金石家、鉴赏家，著述如林，广览名作，深研画理，北京沦陷以后才转而专心于画，85岁以后才开始达到自己的绘画高峰。

齐白石在27岁之前，已是雕刻高手，能描容写真，有了平面的、立体的造型能力，得民间艺术的精粹。27岁之后，读书、学书法，潜心篆刻、绘画。治印学丁黄，学赵之谦，得其神髓。书学何绍基、学金冬心，学天发神谶碑、三公山碑，俱臻上品。画学八大之野逸，60岁后改宗吴昌硕，浑厚华滋，最后画出了虾、蟹等等独有的绝活。

当今有些人画得几笔，就以大师自诩，会是真正的大师吗？

画，效果强烈者，难在虚灵，难在微妙，难在丰富。能兼而得之，便是大师。

淡雅的画，易得微妙的韵味，易显精妙的笔墨，远效果却难佳。

◎ 山之象
2003年 纸本 97cm × 44cm

无强烈的效果，不能突出于展厅之中；无精妙的笔墨，不足玩摩于案边、手头。

作画中的书法趣味，不仅仅是一笔一笔都如作书，而且要如行草书中那样，一笔接一笔，前一笔生发出后一笔，笔笔气息相连，形虽断而意相连，有节奏、有韵律，具有音乐之美。故古人云，“一笔书”、“一笔画”。一幅完成，其全部点线，亦成为有意味的组合。

在画展中，作品必须有强烈的形式感，否则不引人注目，观者会视而不见，走了过去。

画必须有精到的笔墨，否则不耐看，经不起反复咀嚼，留不住人。

画夹子里，翻出了这张小条幅《山之象》。除了山头几笔，房屋几笔，一切都要像不像，用笔、用墨、用色，都离开了具象。浓勾湿抹，肆无忌惮，勾了又擦，擦了又点，稀里糊涂，可那苍苍莽莽的味道就出来了。

我弄不清这画当初是怎么画的，随手涂抹出来的东西罢了。

能不能将这“偶然”发展成“必然”呢？

弄出这么一种风格也好啊！

正如会打架子鼓、吹大号的乐手，不一定打得好扬琴、吹得好黑管。能画强烈效果的画家，不一定画得好淡雅小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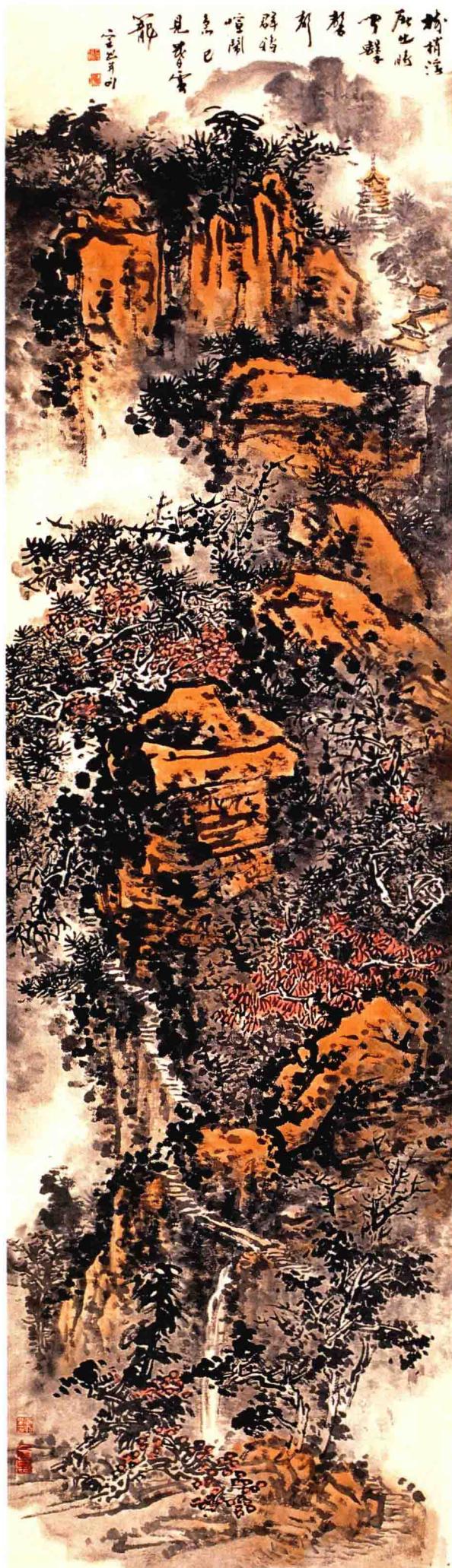
精工淡雅之作，与粗犷雄强之作，不是一码事。不仅仅是工具材料、制作方法不同，更重要的是画家的气质、感受不同，审美趣味不同，追求不同。

能将一种风格画得大家叫好，就不容易，要兼得二者，成功的人实际上极少极少。雄浑与优美是两种气质，人总是向一面倾斜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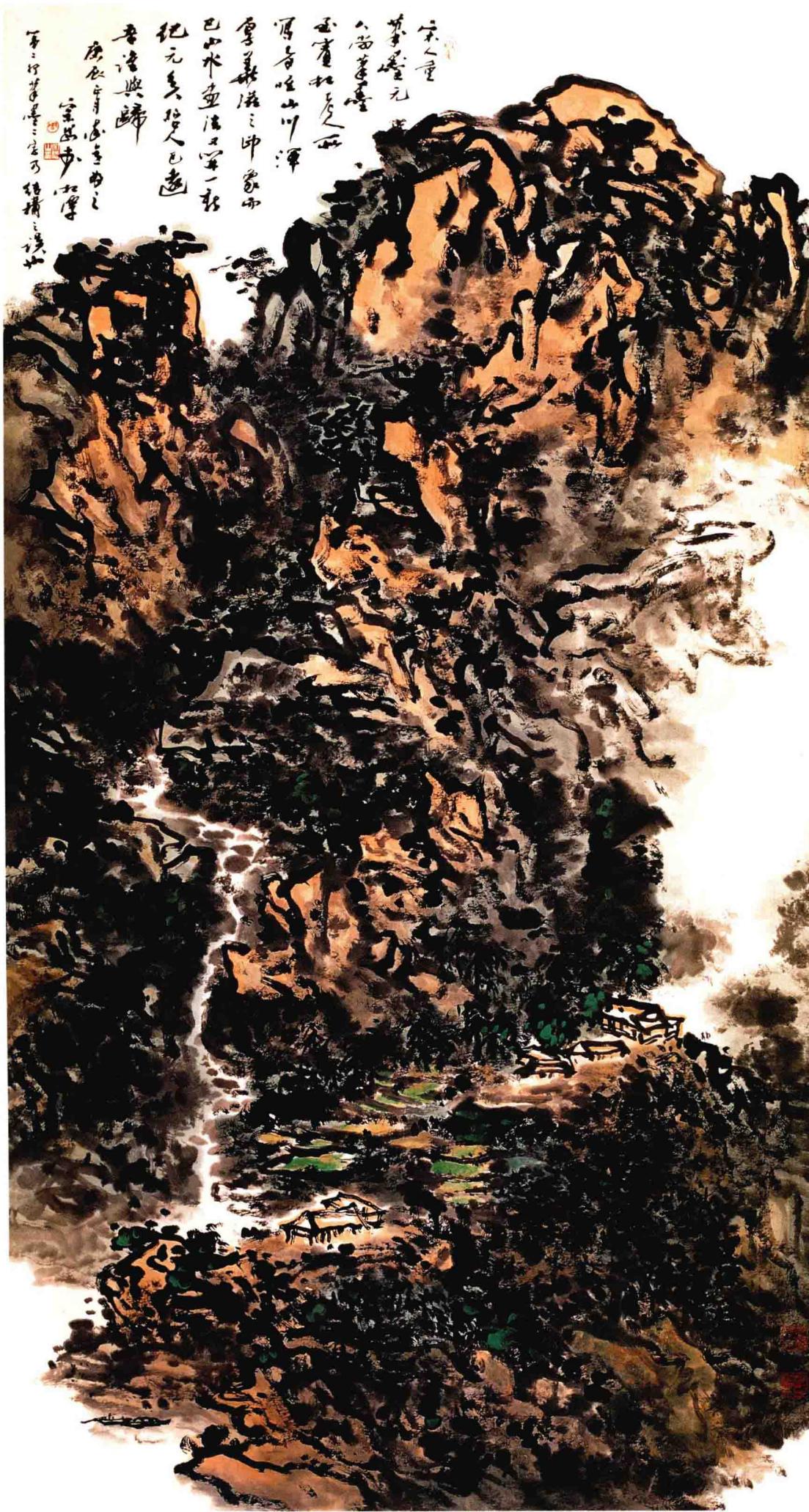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人偏爱题字多的中国画。题上字文人便可据以发挥，写成有根有据的文章，题诗的画当然就更合文人的口味了。诗，本来就是活活动动的东西，文人诠释之，引伸之，塞进自己的情感和理解，方便得很。画不题字，文人不好拿来做文章，这样的画，被文人提到的时候当然少了。

西洋器乐曲，多无标题者。听者，你自己去听吧。那些旋律、和弦、节奏和它们所表现的情感，才是你的欣赏对象。

画不题字，它表达了什么？观者，你自己去看吧！那些点、线与墨色的韵味，那些造型、构图、色彩自会传达一些什么，它们才是你的欣赏对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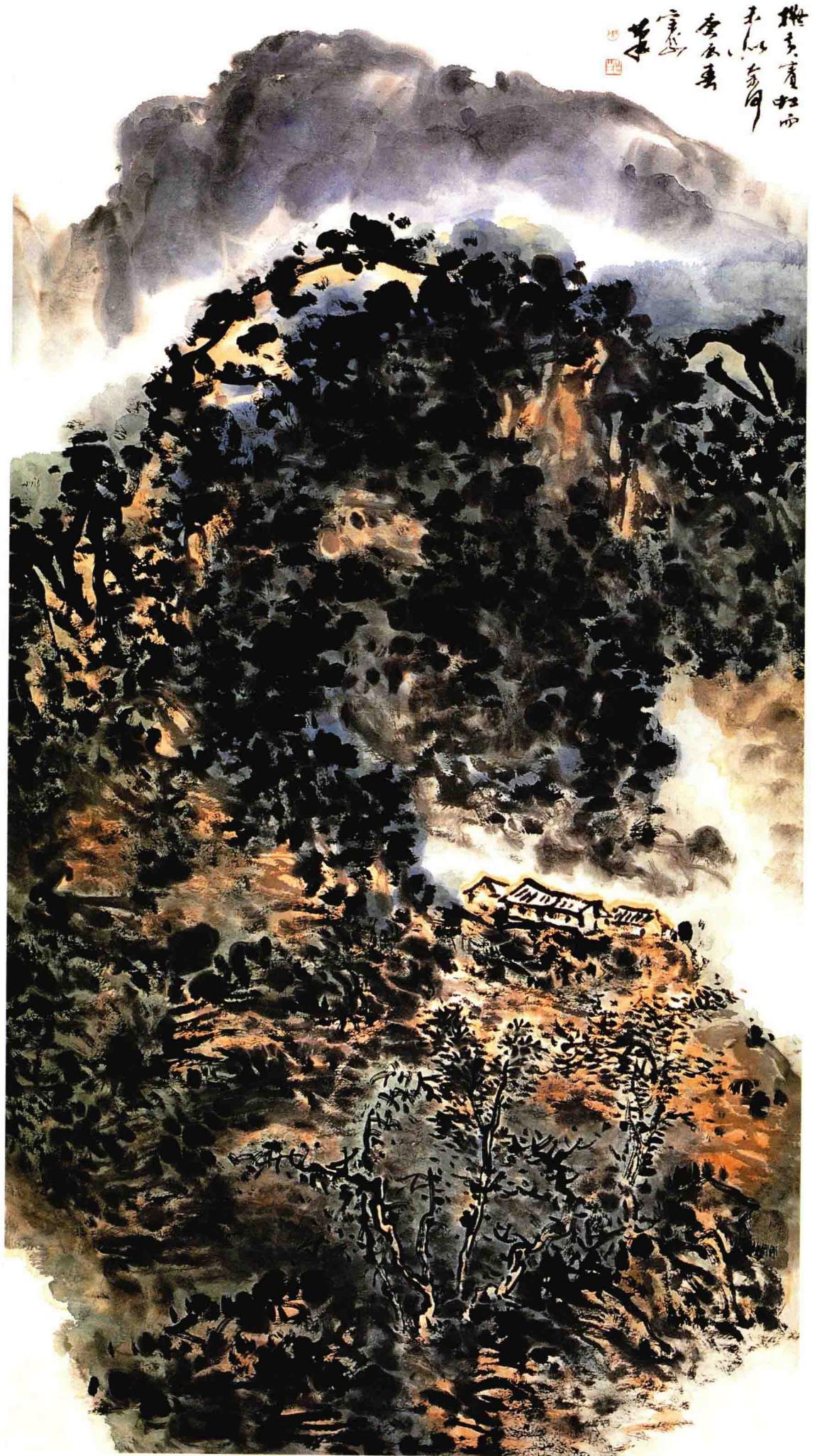


◎ 山寺
2006年 纸本 244cm × 69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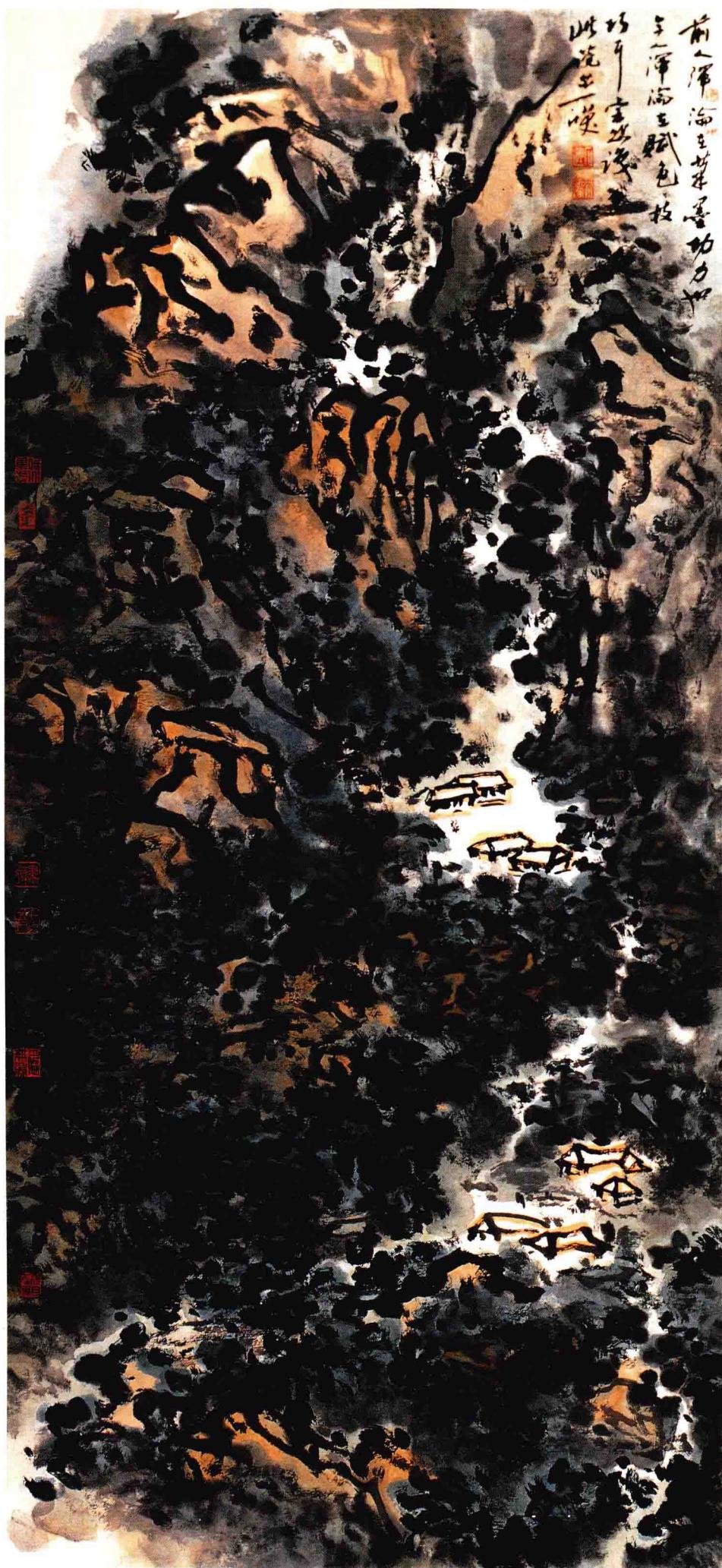
◎ 山行印象

2000年 纸本 179cm × 96cm



◎ 拟黄宾虹笔意

2000年 纸本 179cm × 96cm



◎ 小山沟
2000年 纸本 179cm × 83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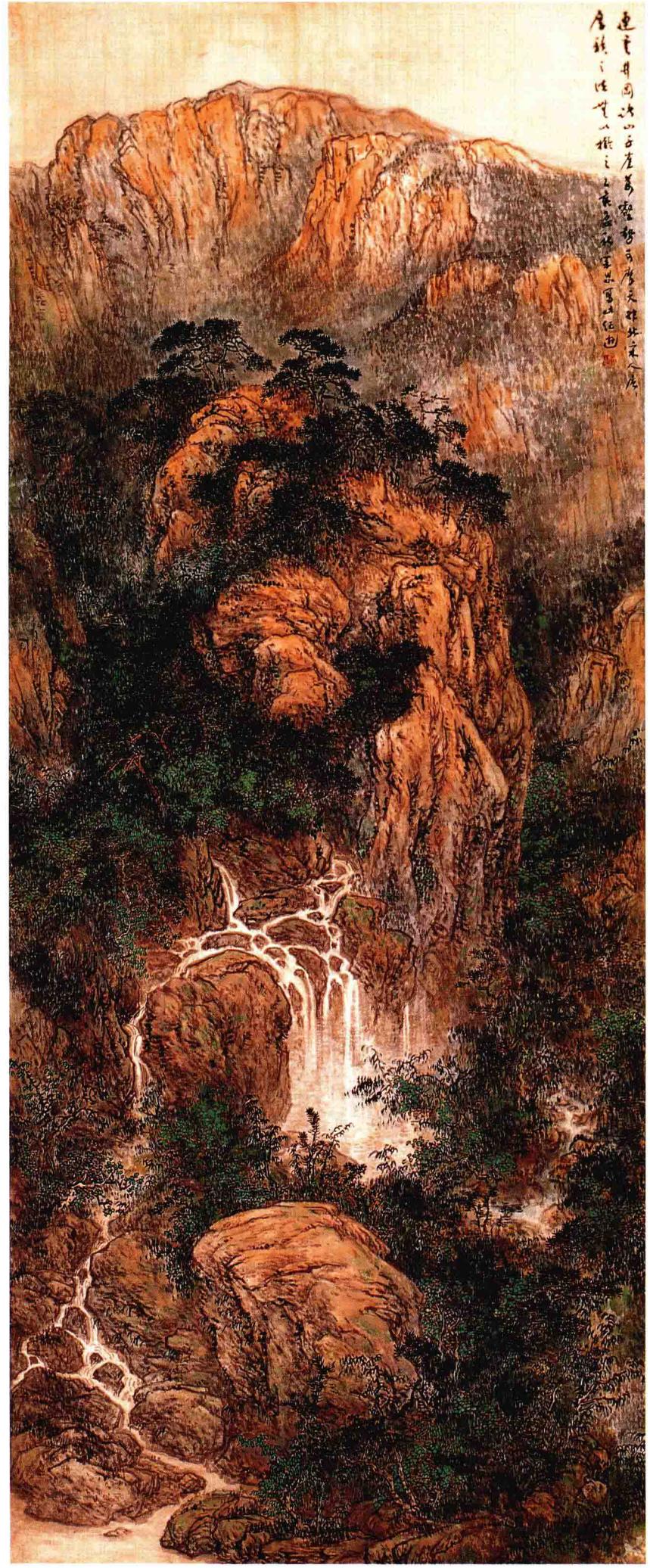


◎ 记写湘山

2000年 纸本 179cm × 96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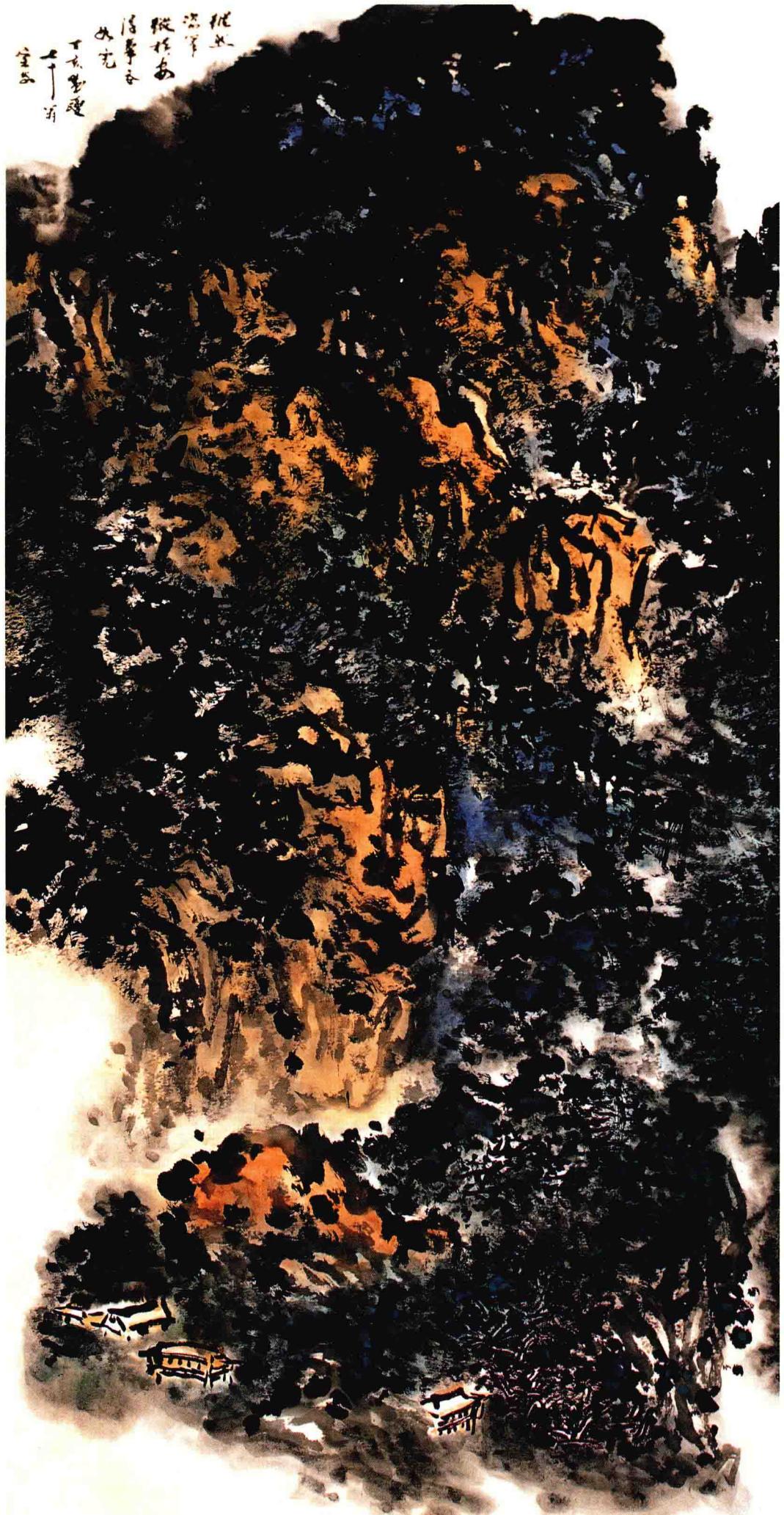
◎ 山居
2000年 砚纸本 133cm × 66cm



◎ 幽谷
1995年 绢本 183cm × 84cm



◎ 丘陵无尽
1998年 纸本 118cm × 84cm



◎ 恣筆縱橫

2007年 纸本 245cm × 124cm